

张辛欣 桑 晔

北京人

100个普通人的

自述

八三年三月二十
一
日开始徒步考察。

我并不是说创造小小说每篇

我知道国外做牙医的“薪金

收入很高。

高中。
我儿子本来在
一个儿子，大儿子

我叫他回家了。

我，我有三

新的时代，新的感受
和交流的传递、反馈方式
要求有新的文学体例
口述实录文学 反映
普通人的生活 and 想法
在我国由本书始

北京人

一百个普通人的自述

张辛欣 桑 晔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早文

封面设计：袁银昌

北京人——

一百个普通人的自述

张辛欣、桑 晔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625 插页 4 字数 436,000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250册

书号：10073·3756 定价：3.70元

《北京人》种种(代序)

朔 望

素来爱给人写前言后记,只因常想弄弄文墨,抒发私感而苦于笔涩,倘有某种现成上市的东西作依托,便得借题饶舌,胆子也壮几分;再说,这类文字深浅不拘,大小由之,庄谐随兴,本无统一规定,不必装腔作势,能于此求片刻的安心自在也好。

一日堪堪岁暮,天容萧肃,炉烬无温,自己也渐渐感到迩来四周皆曰“可以休矣”的吆喝怕是难于招架的了。此际而有客登门索序,当然格外令我油然生欢喜心,何况来者是张辛欣和她的合作者桑晔,要写的是《北京人》这本书呢?

我不曾谦虚,便怡然从命。说实在,我早就琢磨要替这书写点什么了,因为自忖与这书不无缘分,所谓“风乍起,吹绿一池春水”;此情此境,张桑二位或有未知。

原来当一九八五年春他们逸兴横生,暗约海内外六家报刊同步推出那一组二三十篇“自述实录体文学”之日,我正闷损于杭州多雨的清明,偶然读到其中几篇(不停地嗑瓜子的万元户,空对广场如泣如诉的女郎,非到珠崖不回头的塞北少年),惊喜交加,叹为奇观,不禁起老妻于睡榻,相与嗟赏终夕。随后从各处搜罗到另外几本,又结结实实看了两天,竟没有顾得乍晴时

60906 21 2

• 1 •

分潮上的媚人风日。眼前几十位的现身说法酸咸不一，却都有嚼头，那里边的一代沉浮，万家灯火，真是好看煞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多也不厌，反觉从那百般扰攘中愈见中国自有其深度、厚度、韧度，亲之哀之，终久是伟大的；水落石出，神寒志冽，而绝无怯态。这种观感，因其经过反省与沉思，是深刻、健实的。而今日的世界同处现代社会，面临不少相似的挑战，人情互通者多，我很高兴，国外已经有几位翻译家、出版商识得这一点，在争着张罗这本书了。按：货色的好坏，市场最敏感不过；今日中国的精神文明产物，原该是人间第一等的啊。

说到《北京人》的好处，唯在真诚二字。真，就是精选了有代表性的真人说真话，并如实地通过录音手段，上了本本，近于庄子说的“真者，精诚之至也，……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亦即黄梨洲所谓古今自有一种文章不可磨灭，真乃“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诚，就是采风者是有心人。清人刘熙载在《艺概》里有一段说得好：“代匹夫匹妇语最难，盖饥寒劳困之苦，虽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无间者也，……不但如身入闻见，目击其事，直与疾病之在身者无异。”现在有了兼袖珍、尾随、堵嘴、编辑之功的录音设备后，这份精神素质的要求不那么高不可攀了，但恐怕仍然需要甘于心力交瘁的人才才有资格上阵。

美国也有类似《中国的一日》和《北京人》的书，主其事者是年逾古稀的广播电视记者斯特兹·特克尔。他从六十年代起先后出了好几本集子（《都市采风》、《酸辛岁月》、《劳者之歌》、《美国梦寻》、《大战与我》），有助于人们（包括美国人自己）深入了解美国社会者实多。我在特君《美国梦寻》的中译本的序言中称道了此书之可读（记美国社会上下百余人即兴谈对家国人生的希

望与得失),复于结尾说了一点想法:

……忽念中国之大,人物之盛,思想之开拓,情感之深刻,如果弄一本特克尔式的《神州人语》之类的实录文字来,一定很有意义,也会畅销的。真希望有人费点力气来试它一试。当然,只能借意。中国有自己的特点……。

这番话当时只是出于情切,望空顶礼而已,何期不出两年,竟然验了,一切悉如原议,只是将我仿古炮制的“神州”说换上了款式新、跨度大、内涵广、带有某种科学威严的“北京人”概念(越五十万年前的山顶洞,而苍凉悲壮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曹禺的同名话剧,而新命伊始的今日,气象万千)。按家门以外的事由我拿主意的一向少有,这回可谓殊荣。这不知是巧合(“所见略同”),或是我的激将法多少起了一点作用,我没有问作者。枝节何足论,重要的是,他们的成就一举而超过了前人——而我便从此自认个中有我,窃以为喜,更增添了为它作义务信息传播媒介的兴致。

“你看过《北京人》没有?那种口头实录……”“北京,什么?”这样的对话不免使我失望:这大概是一种市面上相当普遍的冷漠感吧?大型文学刊物确实也贵。但我向文学中人推荐《北京人》,反应有时竟也不如我愿意见到的那样热情。有人为张辛欣算一笔账,说这几十号人的故事可以来多少中篇啊;这是精明人。也有人觉得那玩意算不上文学的正宗,不朽之胜业;这是关心文运的议论。在我则以为,生活素材非比青砖那样用一块少一块,倒象钻石之有无数刻面,有何等的视角,就有何等的光彩,

取之不尽，用之不疲。至于文学云云，“杂拌儿”如《北京人》者当然不比一幅优秀的长篇小说，但《清明上河图》精绘中州盛日的风光，岂不与《万里江山》、《昭君出塞》各擅千秋？而人，倘若有心，则能量也真够大的，我看古今文学之士无不富于这种品质。远的不论，只说距今半世纪的一九三六年，茅盾先生曾在上海为生活书店主编过《中国的一日》（编委中有韬奋、胡愈之等），广收全国五百多位普通人在这年五月二十一日（普通日子）的见闻感想于一编，作为民族历史上绝望与希望最为纵横诡谲的片刻的切片和听证录。他的书是破天荒的传世巨制（今天似乎临到新编一本二十世纪下卷的时刻了）；其勇气眼光果然站在时代前列，高人一头。而这何尝影响他当严肃文学家，何尝影响他那几年以《子夜》为代表的黄金时代呢？我想此事大概会有足够的说服力了；张桑二君也可以引以为慰了。他们为了《北京人》，一岁间转战千里，与风霜蚊虱斗，与百姓同歌哭，于个人，于社会，于文学都做了一件有益的事。当然，这本书，这成就，这做法，并不足以概括她们的一切。盖彼辈新一代青年作家自有其更广阔、多样、丰富、奇异的道路、境界、方法和性格，大可以夜谱阳春白雪，日奏下里巴人。生活无止境，艺术亦然，历史亦然。此刻的我也无法框住未来的我，遑论他人？

话说回来，以一个弱女子如辛欣者，能在这里做出这样一件大事来，是够可以的了。谁见她雨中扛车过运河的电视镜头，都会滋生同情心的，这个，我想对作者是一种很高的酬劳了。离题远了。早说要饶舌的。本来，《北京人》这种开门见山的书，还用文绉绉写多少序？一篇篇好生看下去就是了，凡有志于知人论世者，可保开卷有益。

北京，一九八六年一月

由于习惯、性格和可以理解的原因,有些口述者要求我们省略自己的姓名和具体单位;由于同样的原因,个别口述者可能没有全部说真话。

我们尊重他们的意愿和表达。

目 录

✓ 两山之间一棵树·····	1
星光下的歧路·····	7
标准话·····	13
临街的窗口·····	17
头一批顾客·····	20
少年不知·····	30
温 热 烫 汤 ·····	37
看电话的老太太·····	45
昨天的职业·····	50
旧雨新知·····	52
老人·····	61
太行云深不知处·····	68
二进宫·····	72
万元户主·····	83

龙门阵·····	90
经理·····	105
明星·····	112
炒·····	120
盖楼人的脚下·····	123
二十七天与三天·····	130
离土农民·····	134
惨不惨·····	141
“酒干倘卖无”·····	145
 第三次浪潮·····	 151
呼兰河归海·····	159
 小乔，和他欢乐的伙伴们·····	 164
小组长·····	170
理想之路·····	175
副业·····	179
小道，你好！·····	185
钱，可不是白来的·····	189
多梦时节·····	196
我，“瓶中的苍蝇”·····	202
青工·····	207
美，在别人眼里·····	212
“为什么，为什么流浪”·····	219
转移·····	227

同胞·····	230
兄弟·····	236
迟到的孩子,你早!·····	239
首先是不亏本·····	246
英雄·····	254
√却道天凉好个秋·····	259
学而优 仕而优·····	264
√离群雁·····	270
√陈迹·····	277
多子多福·····	280
买花吗?买花吧!·····	283
“风纪典范”·····	289
守寡·····	296
√漂亮的三丫头·····	300
礼佛·····	306
夜来风雨声声慢·····	309
为您服务·····	318
人在山那边·····	327
最佳路线四公里·····	332
老巴黎·····	339
七岁的单身男子汉·····	345
四十分钟的夜·····	353

旅游·····	358
在同一堵高墙后面·····	363
✓长满丛林的山岗·····	377
✓影子·····	388
烟酒不分家·····	393
校友·····	398
猿声啼，啼不住·····	404
大海——你真坏，又真好·····	409
、文凭·····	414
✓逗喂·····	422
儿子·····	432
骑车人·····	437
翅膀·····	442
请笑一笑·····	449
中奖·····	452
“生活，教会了我证明我自己”·····	457
✓CHARIOTS OF THE GODS?·····	461
马路博士·····	465
君子兰·····	470
善根早定·····	476
世界之最·····	482
空白的重荷·····	489
昨天的风·····	491

绒线帽·····	500
第一百零九将·····	505
看着这个堆儿·····	516
岁月与山河·····	519
游行·····	523
○ 一路不顺风·····	529
婚事·····	531
○ 上只角，下只角·····	535
猎豹人·····	541
“放地雷”的小男孩儿·····	548
杨大夫·····	553
社会的朋友·····	560
想好了就干·····	566
奉献·····	571
✓ 她，穿着街上流行的红裙子·····	576
安娜岛 安娜岛·····	583
缤纷的世界·····	593
往事回忆·····	602
后 记·····	609

两山之间一棵树

山东临城火车道边七、八里的一个村子。村里盖起好些青砖墙、全瓦顶的新房，也有少数钢筋水泥顶的房，还有些土坯旧屋。这家住着五间一溜石头墙草顶房。

张裕喜，五十四岁，户主。

毛主席那身体还在着不？让看不？

这二年日子好了，俺有个心愿，攒俩钱儿上趟北京，转转玩玩，这辈子也瞧瞧毛主席真人啥样儿。

晚年的错误哇？知道。那错误不是他的，咱老农民这些事儿，他坐在龙廷里不准知道。是他下边的人坏，挡着不告诉他，打着他的旗子干坏事。那毛主席，一脸富泰相，可真是个皇上样儿。那是，毛主席咋是皇上呢？他可比皇上好哟！皇上哪有救穷人的？毛主席打落生就是救穷人哟！要不咱咋想毛主席呢？

俺有仨儿子四个闺女。四个闺女嫁出去了，俩儿子成了家，一个自个儿立了房，单过啦。

“张”是遍地大姓，可俺们在这村势单，这村的大姓是赵和宋。俺家是俺爹那辈从另一个村子逃荒过来的，离这儿二十里地。那时还没有我，听老人讲，俩筐，一头挑着我哥，一头挑着烂被卧卷儿和锅。俺娘跟在后边，俺爹一手还领着俺姐。俺姐没

等出门子就死了。来这村投奔俺爹头一个媳妇的娘家，汪家，所以俺们跟汪家还算沾着亲。汪家那媳妇过门没几天就病死了。

到这儿，先是住人家烧石灰的旧窑，租人家地种。到头解放时，俺们家已经置下三十来亩地，一头牛，一头驴，买下现在这个院子。这院子原先是四棵枣树，三棵石榴，一棵枣树结得特别多，一棵石榴是甜的。买下的时候，小孩子们都乐得围着树跑。过了没几天，那棵好枣树和好石榴树都死了。听说是原先那家女人见卖了房，心里难过，最后拉回风箱，烧锅开水，浇到好树树根上。正赶解放置起家，划俺家个中农成份。

俺爹有能耐，先是傍着汪家，汪家户主是个地保，俺爹给他跑跑腿，汪家老了，让俺爹干。一个外来户，大小事，在村子里也出头张罗、张罗哪！俺爹那人天生和人都有缘份。可不干伪保长。小日本儿来了，俺爹就不干了，自有人舔。小日本儿跑的时候，俺还拆过小日本儿围的铁丝网，编成铁筛子，牛笼头，上集上卖。那时俺爹已经死了。

俺娘拉扯着俺弟兄三个，置着家，可不易。解放没几年，老人家得了噎食症，吃不下东西。俺哥老早就跑出去当八路，那会儿在南京军区工作，把娘接去治病，后来又送回来。娘穿了好些新衣裳，欢欢喜喜，直说这辈子总算是见着南京府喽，见着大世面喽。俺哥把俺叫到大门外，蹲下，说：兄弟，咱娘得的是癌，没治了。俺那时也不懂癌是啥，见俺哥光掉泪，知道俺娘寿限到了。俺娘又活了半年，清清楚楚，就是吃不进东西，痛得日夜叫唤。有天把俺们叫到床跟前，嘱咐、嘱咐，俺心里也明白，老人家是苦了一世，刚过上几天好日子，不舍得撒手走，可这病又真叫她活遭罪。那时俺是合作社的干部，天天晚上开会，开了会回

来，发现俺娘自己上吊了，穿得整整齐齐的。那时候还让入土。俺弟去了北大荒，那人，能花钱，好稀罕，爱满世界跑，跑回来，主持给娘出殡。修了个坟，顶子用水泥抹得结结实实，算村里那阵的好坟呢。俺哥怕犯错误，不敢回来，可管给寄钱。三十年了，前些日子回来，问了埋在哪块地，自己一个人去了。

俺弟兄三个，哥自小聪明，爹娘疼爱，上私塾，上城里的教会学校，还回村当过几天先生呢；俺弟是老小，娇惯，也跟着念书，念不好，俺哥当先生，照样打他的手心板儿。就是俺，加在当间儿，没念过一天书，干一辈子庄稼活儿，一辈子守着这块地方。

俺在地里滚了一世，就这二年，分了地以后，日子真是见着好了。真是。

咋说呢？

俺不能说早先俺也悟出过这个理。高级社那阵子，俺还当着社长哩。那阵俺真是积极。号召合作化，就把爹、娘置的地、牛、驴都入了集体，又入了社。夜里心疼得慌慌的，白天，带头入，还劝人家入，还是打心眼儿里头劝。俺哥在外边是个革命干部，俺能不给他争气，跟着上级走？再往实里说，他当初偷跑出去当八路，俺娘差点儿急瞎眼，结果，那八路不是对了路，坐了天下吗？咱在家当干部，可不敢多吃多占，哪象现在！那时候也没有人懂那行子。咱不占，还往外拿，社里短什么，家里只要有的，就叫人上家里来扛。俺性子随俺爹，啥家什，地里用得着的，都自己拾掇好，置齐，临时不短，不求人。到了后头，心里就渐渐觉着不对，地里的庄稼糊弄不住的，越长越赖，解放前打四、五百斤麦子的地，那阵打二、三百斤了，谁也不下心劲儿攒粪，送粪，地力要完呢。那年俺哥去参观，路过家，俺领他上地转，跟他说这情形。他问，咋办？俺说：最好分了地个人种个人，人还是为自

已肯下心。俺哥不吱声，光嘱咐说：可别去乱说，可别去乱说。俺不敢说俺英明过来着。

那阵子大炼钢铁，抽各村干部去当骨干，这村是俺带的队。还真是炼出不少的钢哩。山上原先的树，都是那阵子砍光的。炼钢不难学，啥也不难学。你说是烧石灰窑、烧砖窑，干铁匠活儿，木匠活儿，有啥难弄，看看都能会。炼钢也是，瞧人家咋炼咱咋炼呗。俺还真是个技术骨干哩。炼的那钢呀，嘿，用自然是没用场了。后来，家里叫人捎信来，没粮食吃啦，一家大小饿得快死了。那，就是灾荒年那阵子啦。俺不敢炼啦，赶紧回家顾那好几张嘴去。吔，那时候饿死的人呢，先还有个薄棺材，后来就拿俩缸一对，装个尸，再后来，人都饿得走不动了，一家家死了，就搁在那儿。咱这干部就这么着脱离了。

俺没少想辙。这地方离着大煤窑近，俺真想下煤窑去挖煤，还管它砸着不砸着人，先混俩钱儿，买点高价粮吃。可人家还不要咱呢，不收农村户口当工人。土圪垯里的人，就得在土圪垯里刨食。

那会儿东边还有咱两分园子地。现在给大儿子盖房使了。俺在那地里头栽了葡萄，嫁接了桃，那桃是“五月鲜”，三年，成了。红红的嘴儿，歪歪着，可喜人！拿到集上去，人家的桃卖三毛一斤，俺那桃摆出来，六毛，还抢哩！一九六四年闹“四清”那阵子，都给俺砍啦，都砍啦。俺蹲在家里哭，十几天不敢去村东边，远远一见着那园子地，就哭……

后来那日子越来越窄了。那地，一亩打个百十来斤麦子啦。一年一个人才分十几斤带皮的麦子，来个亲戚擀回面条，过年摊几个白面煎饼，光啦。哪还能见着钱？！地里的花生，秋后扒出来，舍不得叫小孩子尝个鲜儿，半夜里挑灯炒了，天不亮，偷偷弄